

HE XING AN WEN JI

贺兴安
文集



第1卷

第一辑

盲论——论盲画之艺术界

第二辑

楚辞风骨不死句
——从文辞也

第2卷

第三辑

王蒙评言

第四辑

作家作品评述

第3卷

第五辑

非竹的印痕

第六辑

渴求对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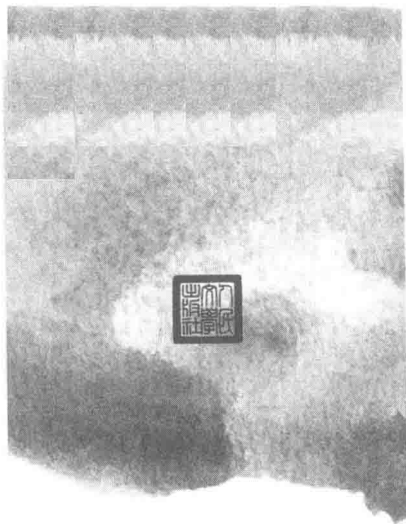
第七辑

雪泥鸿爪

HE XING AN WEN JI

贺兴安
文集

第3卷



目 次

第五辑 非竹的印痕

序言	3
我没有登上那个“关山尖”	4
童年小景	6
晨笛	11
爱情四章	13
鸽群何时在北京街头飞起	17
雾的联想	19
天鹅之死	21
承德石市记	23
舞场的孤独	26
北戴河抒情	28
青春赞	30
老人两篇	32
从情欲到爱情	34
现实向英雄挑战	36
番客婢	38
说说忘年交	40

吊脚楼的爱与怨	42
妓船	44
一个变态女人	46
评论者的泪水	48
书的生命	54
重游伦敦遐想	56
那是一个迷人的世界	60
柔弱而倔强的灵魂	63
爱丁堡之韵	67
牛津和剑桥的“心教”	69
旅行	71
坡地	74
冬雪图·老货郎·坐轿	77
说说“放”情	80
再说“真”情	83
瞬间	87
永生	89
爱的神秘	91
空寂的古塔	95
“留春者”的狂舞	98
爱的此岸与彼岸	102
乌鲁木齐之憾	105
文赤壁及其他	110
调整情绪	113
要紧的还是那颗心	117
迎接老年	119

第六辑 渴求对话

· 往日回想 ·

童年忏悔	125
沉重的乡情	128
战后的蒲中	131
我这一次回家	134
夜深人静的时候	137
旧情的归依	139
故乡的山	142
乡恋,我的那份	145
故土的情歌	148
北国游子遥致故乡	151
故乡回首	156
识尽他乡是我乡	160
黏附着太多生命的乡情	163
清怨的乡情	166
友情至少有一半是缺少交往的	170
回首华林师友情	173
青春学涯之忆	176

· 异域情思 ·

夜宿牛津	179
那灵魂,那窗口——访狄更斯故居	181

瀑布之典	185
千岛行	187
天塔行旅	189
渥太华街景	191
渥太华的人物雕像	193
渥太华的公共图书馆及其他	195
逛“亚赛儿”	198
空游渥太华	201
爱的闪失与寻求	203
情欲·爱情·文学	206
拾穗人,必须游荡不止	209
廊桥留下什么	212
灵魂的自我审判	215
温哥华岛抒情	218
从寻梦遭捕到炼狱超越	221
再见吧,我的爱土	223
宽待独行者	225

· 贵有“血色” ·

贵有“血色”	228
以生命的形式呈现出来	234
从反思到自省想到的	239
“多”并不拒斥“一”	242
“村庄”的爱情	245
说“书虫”	248
味儿	250

音乐电视应向深度进军	252
湘西人	254
“注水肉”的联想	257
偶发于一瞬的真情	259

· 审慎与执拗 ·

文学评论与评论文学	262
审慎与执拗	265
稳实的批评品格	268
其势难挡的两个涌动	273
文学语言在本质上是反规范的	277
新情况,新处置	280
读书杂谈	284
自赞与他吹	286
人·死亡·权利	289
孤独与共鸣	292
荣誉与业绩	295
佚名与包装	297
楔进一个“情”字	299
“绝人”与“人绝”	301

· 自然之唤 ·

自然之唤	303
冬之旅	310
春之光	312
夏之郁	314

秋之朗	316
香山即景	318
瞥香山	320
一景二名	322
无言的曾侯乙	324
“诸葛庐”观后	326
潭柘寺的故事	329
钧魂	332
把个性带入收藏	335
再到凤凰	337

· 心火传递 ·

作一点世纪反思	339
文化不文	342
心火的传递	344
勇于孤守	347
自我抗争	349
羞怯·忘却·透明	351
马路上那盏灯	358
精神产品的上帝是谁	361
十个臭皮匠顶不了半个诸葛亮	363
未能书传	365
香山盲艺人	367
进一步 天地美	369
情歌	372
说“老年”	375

还是有点不满足好	378
文艺改革随想	381
收藏者的拥有	383
监督舆论及其他	385
视点厘定	387
听歌	390
呀,无边的涌动	393
阅读	396
写作	398
功夫在“身”外	400
觉民同志走了	403
松与石	405
灵山行	407

第七辑 雪鸿泥爪

未完的絮语	411
编辑插科	413
存目六篇	415

非竹的印痕

序 言

我剃着光头，身着长袍，在堪称现代化标志的粤汉铁路旁边“吧嗒吧嗒”嬉戏小跑的时候，我完全意识不到这种反差。然而，我的穷酸土貌，和我们民族的苦难，注成了我永生的一种悲哀。我是在目睹日本兵牵着吐着红舌头的东洋大狗的环境中长大的，我没有别人常有的好的童年。之后，随着星移物换，周围世界的巨大变化，我也由少年，而青年，而中年，如今已是十足的老头儿。沙场杀伐，香枕厮磨，自然是生命展示的繁多形式。我作为最普通的一名知识分子，经历最一般，最无色彩。我的过去了的长长的日子，狂欢有之，忧愁亦有之，先是行动多于思索，后来又是思索多于行动。如今，我反顾自身，羽毛已经有些凋落，顶冠现白，眼球晶体开始浑浊。然而，在我的永生的悲凉忧郁的性格里，已经激荡起一种从未有过的兴奋和活力。我把它叫作自觉的精神拥有，一种任何外力无法掀动的信念。我还将继续我的飞行，时光和天空都太美好，内底里我尚觉年轻。

这是我留下的印痕。“缥缈孤鸿影”，太缥缈了。泪竹现斑，那是古人留下的传说，我不过是记录一下我的鸣号、心迹、忧虑和些许欢愉。

我忽然觉得，也许我们真正记住了过去，我们就会长进。

1993年6月15日

我没有登上那个“关山尖”

有时候，我傻想，如果时间真的能倒转，如果我能再一次经历我的童年和少年，我真想补偿那未实现过的心愿。可至今仍是一件常常萦绕在我心头的憾事。

孩提时代，我家门前有一口塘，塘那边有一条小河。塘里飘满了绿色的浮萍，小河的水清澈见底。我常和小伙伴们在塘边比赛谁用瓦片打的漂漂最多，我们还经常在小河里打鼓泅（狗爬式），溅水嬉戏。我们也时常向远处眺望，静静地眺望那高高的、和白云连在一起的名叫“关山尖”的山峰。夏日里，这山，瓦蓝瓦蓝，山腰露出一条通向山顶的小路，那条弯曲的小路是黄色的。在冬天，白雪覆盖着山野，小路又变成黑色的了。山顶有一座古庙，听说庙里的和尚常在山下买米背上山，储够了半年的粮食，他们就可以几个月不下山。庙旁古树参天，那些树也随着四季的交替，忽儿是郁郁葱葱，忽儿只剩下光秃的枝杈。

我没有上去过。我和小伙伴们，在塘边的木瓜树下，在流水淙淙的小河旁，总是老远老远望着它，对它说过很多很多话。听大人说，在“关山尖”可以看到长江，还可以看到洞庭湖。长江多宽？洞庭湖多大？我没有见过。反正要比我们村里那口塘、那条河要宽，要长，要大。如果坐火车，往南走到岳阳，才能看到洞庭湖，往北开到武汉，才能见到长江。那是少数大人才能去的地方。在邻近我们那个名叫粤汉铁路的小小的中点站上，北上武汉，火车差不多整整要走一天哩。要是能登上“关山尖”，把两个

地方都看到，那该多好啊！不论是清晨或黄昏，我独自一人，常常望着，想着那高高的山峰，遥远的山峰，神秘的山峰，我梦里无数次追念过的山峰。

每逢春节，我好几次走远亲，都从“关山尖”山脚下走过。靠近它时，我就抬头向山巅探望，离开它时，总要回头留恋地张望。是大人高低不许我上去？还是自己的胆怯？我记不清楚了。但我始终未能登上过“关山尖”。

后来，我离别了家乡。我见到了长江，见到了洞庭湖。一次，出国访问，我的列车经过贝加尔湖，在那蓝得发黑、不时泛起雪白浪花的湖边，几乎逗留了一整天。我还曾在英格兰的岸边，面对大西洋凝望过好久。记得那一天风浪很大，似乎是逝去的“关山尖”的少年回忆的触发，我随即脱下了衣服，跃入了大西洋的浪花丛中。

然而，这一切都弥补不了我那未登上过故乡“关山尖”峰顶的遗憾，我的那个不可弥补的少年时代的遗憾。

多少日子过去了，可是我至今还没有上过那个“关山尖”。只是每次出差由北往南，或由南往北，当我乘着飞驰的火车，轰轰隆隆穿越我的家乡的时候，我总是伏在窗口，探出头来，以无限的眷恋望着我推测的“关山尖”的方向，一阵莫名的乡愁涌上心头，我的眼里慢慢地溢出了泪水。

（附记）此文后来以《看山》为题，选载于小学二年级下册《语文》课本。

童年小景

1

小时候，我们那群孩子很爱玩打“弹珠”，就是现在说的玻璃球。我们趴在地上，用屈着的大拇指将夹在食指间的珠子弹出，以击中对方为乐事。在黄土的、碎石的、杂草丛生的地面上，看见圆圆的、透明的、嵌有花纹的玻璃球的滚动，甚是快乐。

我们挖三个小洞，划四条交叉线，或贴着地面，或悬手在空中，让珠子弹出各种花样，见出本事的高强。我的手背关节处，有经年擦洗不净的油泥印记，也从不当一回事。我很喜欢这种弹珠。我奇怪那五颜六色的花纹是怎样镶嵌进去的。在当时我们那个粤汉铁路的小站上，我怎么也不曾拥有这种弹珠。街上卖的都不圆，都带有赘瘤，颜色深，里面也没有嵌花。我只能玩这种弹珠。我对人们头上戴的瓜皮帽上的红珠子很感兴趣。它比较圆，颜色也还好，只是略小一点，不透明没嵌花，更可惜的是中间穿了一个小眼。不过，玩它已经风光多了。我只能弄到这红色的帽珠。我每天晚上把它放在枕头边，或者在肚皮上搓磨一下，然后睡觉。我大概做过许多美好的梦。

后来，进大城市了，这种玻璃球就好买了。至今，我的书柜的一个小碟里，存有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挑选的两颗圆圆的、透明的、嵌有最美花纹的“弹珠”。

2

我总记得，我们那个老屋又高大，又阴森，又破烂。门前有一株高高的木瓜树。据说可以用木瓜洗凉粉，但也未见谁试过。树下有池塘，布满绿色的浮萍，那也只是我们甩石头、打漂漂的场所。每当秋去冬来，树叶飘落，飘向屋顶，飘向庭院，飘向池塘。用现在的感觉来说，我们的老屋从来没有做过“大扫除”。

在月光下的场地嬉戏，是童年最美好的回忆。我们这群读私塾的孩子，玩丢手绢，玩捉羊，玩捉迷藏，是童年智力和体力的无挂碍的显示。村后有个桑家坡，布满坟冢。我们玩得最起兴的时候，只要谁念一首村谣：“桑家坡，鬼又多，扯的扯，拖的拖”，我们旋即如鸟兽散。

我有一个手烘炉，那是用日本人留下的罐头筒做的。边上扎两个眼，拴上铁丝做把，底下垫灰，上面烧木炭即可。我用它在空中抡几圈，木炭不撒，火力兴旺。我们那个沦陷区的村落经常驻扎日本兵，他们用的如鞋板形的饭盒，如红糖的固体酱油，如麻将的饼干，我是熟悉的。他们经常用洋镐和枪托在墙上扎些窗户眼，喜欢通风。他们到村里“打闹”，搜查袭击他们的“坏人”，就抡起洋镐，从我们的鼻前扎下去，直到我们的脚前。我的去世甚早的祖父的那张肖像，我记得那绿色的小圆疤，就是日本兵用他的鸟形拐杖的嘴扎下的。他们指着我们骂“羌古奴”（亡国奴）。

我爱拿着手烘炉站在木瓜树下，看着遥远的天边，那远山里穿过的粤汉铁路。有火车的驰骋，也有日本兵的铁路引车。烟雨里，日本军官骑着高大的马匹，硕大的雨衣一直覆盖到马肚马屁股，士兵戴着帘片般的军帽呼扇呼扇地相随。我的印象中，那火车像一个疯妇，浓浓的白烟像飘卷着长长的散发，带着一声声长长的呜咽。然而，却永恒地在我心灵里驶过。

3

我们那个小镇上寄居着一群群寻食者，他们匆匆忙忙，又似乎很久很久，从周围的农村赶来，借着火车的停泊，简易地搭起一些茅草棚子。现今的赵李桥当时叫茅棚街。那里没有历史，没有古迹，没有文化，一如临时赶来、不通文墨、只会打豆腐的我的父亲。

你呀，你为什么老是对着我笑，老远老远见着我就笑。你走路一跛一跛，每走一步就挺一次肩部和腹部，然而，总是见我就笑。我们沾着一点亲邻关系，她从小就作为丫头卖到我的远亲家，是被我的一个祖母辈活活把腿打瘸的。她是我眼中的大人，很喜欢我。她后来由别人许配给一个哑人，是帮我父亲推磨打豆腐的，是小镇长得最俊的一个男人。我离开小镇后，他们的音讯和下落，也全无所知了。然而，小镇和她的笑容始终重叠在我的记忆里。我觉得，她全然不计较自己的身世，给予我的只是这个笑。

日本人投降后，小镇也曾热闹过。商贩们从武汉贩货，从岳阳贩货，卖给那些卖菜、卖柴、卖木炭的农民。街上闪动过妓女走过的香味和那绵羊般的烫发。她们一不小心，把一些富商和官员的照片掉在街上，孩子们便奔走相告。可悲的是，火灾一来，茅棚街化为灰烬。我见过一个妇人从山上砍柴回来，只得把锁在屋里被烧死的孩子搬出来，小肉体浑身焦糊，腹部爆出雪白的肠子。

列车停站，我第一次从车窗里见到高鼻子洋人。他们把白色的擤鼻涕纸扔下。我们小镇上叫卖的孩子和妇人，把盐茶鸡蛋举得高高，递向一个个窗口。火车刚过，铁轨内的煤渣还在熊熊燃烧，孩子们便忙着把燃煤拣出来，夹进自己的篮子里。

有时，全镇很静。可以听到算命的瞎子拉着忧郁的二胡，拉“孟姜女哭长城”，拉“月儿弯弯照九州”，从街的这一头一直拉到